

编者按:一直以来,兵马俑被人们认为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。但是,长期关注、研究兵马俑的建筑学家陈景元,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: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,而是秦始皇的高祖母秦宣太后。随后,自兵马俑被发现就一直主持考古发掘达数十年之久、被誉为秦始皇兵马俑之父的“国宝级”老专家袁仲一,对此予以一一辩驳,形成了让国内外学人大开眼界的学术争鸣大观。本刊根据互联网信息对这场争论进行了梳理,以飨读者。

兵马俑的主人是谁



1974年3月29日,号称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的秦兵马俑,在陕西临潼西杨村被发现了。随后不久,便被认定为秦始皇陵的陪葬品,或称“秦始皇兵马俑”。这种看法长期以来,普遍流行,成为公论。但在陈景元深入研究了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之后,便认为这个定性结论是不能成立的。他的观点是: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,而是秦始皇的高祖母秦宣太后。

一个让世人惊讶,一个让国人自豪
陈景元,是我国建筑学学者,1961年就曾与

大学老师抵达骊山脚下,研究当地规划、历史。兵马俑坑1974年被发现后,他就一直在思索研究秦陵及其陪葬坑。现有60万余字的秦陵及其陪



陈景元先生

葬坑的学术专著,因其不断发表对秦陵及其陪葬坑的独家之言,不断让世人惊讶,其名字屡屡出现在国内外知名媒体和学术杂志上。

袁仲一,自1974年兵马俑被发现以来,就一直主持秦始皇陵园及兵马俑坑的勘探、发掘和研究工作,前后发掘了一、二、三号兵马俑坑、铜车马坑、马厩坑、珍禽异兽坑等陪葬坑及墓葬500余座,以及200余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和始皇陵的三道城垣等,出土文物10万余件。袁仲一博览诸多中外典籍,论述著作

颇丰,提出了许多有独创性的考古观点和见解,是蜚声海内外的“国宝级”考古专家、文史学者,让国人为之自豪。

距离考证

兵马俑的发现地点和秦始皇陵园的距离太远,这是陈景元对此的最大疑点。1974年传出兵马俑被发现的消息,但让陈景元奇怪的是,兵马俑距秦始皇陵封土的直线距离是1500米,“陪葬品放置那么远是不符合常规的”。秦始皇曾经下令将陵墓向外扩展“三百丈”,而陈景元称,秦

时的“三百丈”只有690米，在秦始皇陵东墙1225米之外的兵马俑，怎么可能在“三百丈”的界址之中呢？

袁仲一则说，秦始皇陵的面积目前所知是56.25平方公里，周围包括兵马俑在内的多处发现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。陵园西边有小型马厰坑，东边有修陵园人的墓葬，北边有动物坑等，距离秦始皇陵封土都很远，所以兵马俑坑在帝陵东墙千米之外非常正常。至于“三百丈”，那是古人的约数，不能用今天的长度标准来换算。

轮距的考证

兵马俑博物馆称，俑坑建于秦统一全国的十几年后，但令陈景元奇怪的是，坑里有很多不同轮距的车，这在当时是违法的行为。因为统一之前，秦国自己境内必须“车同轨”。秦始皇又怎么会允许自己陪葬品的车轨有宽有窄呢？

俑坑中的车轮距一般都是1.9米左右。袁仲一说，即使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天下也有不同类的车，有辇车、战车、独轮车等之别，不同类的车当然车轨不一样。再说，“车同轨”制实行得如何，还是未知数。

服色的考证

陈景元说，秦始皇自统一中国后，就规定衣服、旄旌、节旗“皆尚黑”的制度。但几乎所有的武士俑出土时却从上到下都身穿大红大绿的战袍，

紫蓝色长裤，五颜六色，非常鲜艳；不少秦俑的头顶，梳有苗裔楚人特有的偏于一侧的歪髻，这与秦始皇“尚黑”的命令大相径庭。

袁仲一却认为，尚什么色，是以某种色为贵，并不是规定天下子民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。历代的舆服志中反映得很清楚。始皇陵铜车马上的铜俑，穿天蓝色外衣，镶着彩色的衣缘，能说明这些不是始皇帝的陪葬品吗？

姓名的考证

陈景元认为，俑坑是秦始皇高祖母秦宣太后的陪葬坑。秦宣太后，姓芈，是楚人，本是楚国的显赫王族。她在秦国统治了41年之久，当政时间长，势力强，影响大，完全有条件、有资格修建豪华大墓及陪葬坑。在《史记·正义》及《陕西通志》、《临潼县志》中，都有“骊山：在雍州新丰县南16里；秦始皇陵：在雍州新丰县西南10里；秦宣太后陵：在雍州新丰县南14里”的记载。雍州新丰县的县城，在今临潼县新丰镇的东北不远处，根据上述明确的方位和里程，很容易就能找到的秦宣太后陵，就在秦始皇陵的东侧、南距骊山山脚约2里处的西杨村、下和村一带，也就是人们现在所熟知的秦俑馆附近。而且，因为宣太后是个“楚人”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兵马俑的发式和服装与当时的少数民族相似。而且兵马俑的位置与史书记载的宣太后的墓葬是非常接近的。陈景元说，他在兵马俑武士身上还找到了“芈”的繁体，这更加证实了“兵马俑与宣太后有关”的想法。

袁仲一则笑笑应对，在俑坑中发现的陶字，应是“脾”字，非“月”与“卑”，而对方把一个字拆开，并不顾字顶端的断裂线，把“卑”认作“芈”，是欠妥的。“脾”字只是制陶者名。《史记》中记载：“（秦昭王）四十二年，十月，宣太后薨，葬芷阳骊山。”具体就是今天的洪庆一带，与俑坑风马牛不相及。

（本刊编辑部赵晓红整理）



一号铜车马